



年夜饭

□郑国光

刚进腊月,“吱吱”的磨浆声已拉开了年夜饭的序幕。坐落在富屯溪畔、由土垒木搭砖砌成的工棚场区里,渐渐飘起浓浓的年味。

除夕到了,母亲备好食材,一家人便等着父亲掌勺,烹制一年中最丰盛的宴席。那是岁月里最美味的记忆。

在父亲忙碌的背影中,我们眼巴巴盼着开席。先上桌的是“十锦拼盘”,寓意“十全十美”。福州人离不了的年糕与莆田人的油炸豆腐,都承载着增寿添福的吉祥。年前的磨浆声,正是为这两样而响。接着,清蒸慢炖的山珍河鲜、荤素搭配的快炒……转眼之间,寻常食材便化作刀工精到、火候恰好、软脆有致、浓淡相宜的佳肴。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有口福的人。

父亲最拿手的是用猪蹄、墨鱼、香菇、冬笋等慢炖而成的浓汤,那醇厚的滋味深深刻在儿时的味蕾上,后来才知道那就是“佛跳墙”的风味。他将福州菜的鲜香醇厚与莆田菜的质朴本真巧妙相融,用虾油提海味之鲜,以豆豉增河鲜之香;火候上兼收慢煨之绵软与快炒之脆爽,让山海滋味在锅中交汇,形成独特的闽地新韵。因此,每年的年夜饭成为清贫岁月中最深情的馈赠——那种感受,远不止于舌尖。

这一桌饭菜,源自父母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辛劳。父亲本是建设鹰厦铁路的民工,后来随移民来到这座按苏联模式组建的综合农场。这里聚集了各地的能工巧匠,从农业专家到各种手艺人,应有尽有。幸而父亲有位擅厨的老乡,在铁路炊事班工作;父亲去看过几回,便自告奋勇,当上了场部的炊事员。他凭着过人的悟性,反复琢磨,竟练出一手融合福州与莆田风味的厨艺,大锅菜、小炒皆能。此后,远近红白喜事都以请到他掌勺为荣;连农场的电影放映员,也为了吃上一碗父亲做的莆田卤面,甘心多放一场电影。

农场宛如一个小社会,领导多是南下的长江支队干部,推行“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”的南泥湾作风,开垦荒山滩涂,实现自给自足。每户有

自留地,可饲养家禽牲畜,农副产品凭票低价供应。即便在物资匮乏乃至灾荒年间,场里也无人挨饿。年关时节,供应的年货还算齐全,而我家更有爷爷每年从厦门带回的沿海特产,因此年夜饭比别家更丰盛、更有特色。母亲常说:“一年到头省吃俭用,过年绝不能亏待一家人。”余下的年货腌成“缸卤菜”,还能让过年的滋味延续许久。

这一桌饭菜,也寄托着一家人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的盼望。当时父母用微薄的工资养活九口人,常为开销争执——父亲要先填饱肚子,母亲则想让孩子穿得整洁。其实祖上家境原不错,却因爷爷的包办婚姻变故、离家远走而衰落。直到父亲成家后,爷爷才用他作珠宝鉴定师的收入补贴家用。后来爷爷瘫痪,父母接他来邵武悉心照料,毫无怨言。家境虽清苦,却重体面,每逢大事就靠养猪贴补,就这样慢慢添置了自行车、缝纫机。最让我至今羞愧的是,我当兵时,父母竟给我寄来一块“上海”牌手表——不知他们为此承担了多少压力。父母没读过什么书,也不善言辞,却怀着穷则思变的信念,用一年比一年丰盛的年夜饭,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。

如今,年夜饭成了我们这一辈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的乡愁。忆往昔,父掌勺、母添柴,一家围炉,灯火可亲,菜肴弥漫着旧岁的温情。那一席饭菜里,盛着贫寒中的坚守、风雨里的担当,困顿时相濡以沫的亲情,顺遂时不忘初心的坦荡。虽然今日的丰裕已让味蕾不再敏感,但年夜饭所传承的精神,却深深烙在我们心里。无论走到哪里,都应当铭记:勤俭持家,孝老爱亲,坚韧不拔,宽厚待人。

愿年夜饭的炊烟里,既有旧岁乡愁的绵长,也有父辈风骨的延续。让这家风,薪火相传,岁岁不息。



扫一扫,听一听

马年说马

□范惠玲

乙巳蛇年已过,丙午马年莅临。马年,是岁月的奔跑者,是时光的追梦人。每逢马年,总叫人想起那些与马有关的往事。

1978年是我记事起的第一个马年,那年我12岁。那时的我,早已过了将竹竿当作马骑,在墙角画飞马的幼儿时代,喜欢在成语里品味着马的风采。比如,“一马当先”是勇者的担当;“万马奔腾”是团结的力量;“汗马功劳”是巨大的贡献;“车水马龙”是热闹的景象;“悬崖勒马”是及时的醒悟……每每读到这些,总让我心潮澎湃,渴望能见到真正的马,甚至能骑上它,这个愿望终于在那年的大年初一实现了。

记得初一上午,天气晴朗,我和邻居几个小伙伴一起高高兴兴地上街玩。街上人来人往,大家身穿新衣,三五成群地一边聊着一边溜达。见到熟人就互相双手抱拳,面带微笑,嘴里喊着:“某某,拜年!拜年!”

我们走到小街头,不禁眼前一亮,异口同声兴奋地喊:“那有马!”大家立刻向马跑去。原来是从外地来了一个杂技团,正在街头宣传。这可是头一回,在闽北小县城可是一件新鲜事儿。不一会儿,围观的人越来越多。

不知是杂技团要扩大宣传力度还是咋的,居然有一个工作人员来到我跟前,问我想不想骑马,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,大声说:“想!”他当真把我抱上马,我双手紧紧抓住马镫,开心又紧张。坐在高高马背上的我,有种大家要唯我马首是瞻的感觉。望着周围一双双羡慕的眼神,我心里像住进了阳光,咧开的小嘴,半天合不拢,那一刻,足以让我开心一整天。那一年对我而言,可谓是马背上的童年。

1990年,是我记事起的第二个马年,那年我24岁。我

喜欢工作之余,在夜晚的灯光下,翻开历史的画卷,领略马奔腾成诗行。

马在诗词中留下“银鞍照白马,飒沓如流星”的英姿。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是金榜题名的欢畅;“但使龙城飞将在”是保家卫国的铿锵;“竹批双耳峻,风入四蹄轻”是杜甫的千里驹;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是陆游的报国心;“萧萧班马鸣”是离别的惆怅;“快走踏清秋”是少年的轻狂……这些诗词里,万马在奔腾。

在这个马年里,我有幸目睹了马的生机和力量。那时,城里有个叫马坑的地方驻扎着某部队。一天,部队里来了许多马匹,据说是在此中转,过两天要运往它处。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很快家喻户晓,前往观看的百姓络绎不绝。

我与几个朋友到了建瓯马坑,扑入视野的是“牧马攒花溢万群”的生机。为了安全,马群在栅栏里围着,老百姓们摩肩接踵地站在远远的斜坡上观看。在初春的阳光照耀下,马群犹如一幅充满活力和动感的画卷,鬃毛飘动,矫健的身姿,展现了无限的生命力。在那宽阔的坪地上,突然有十几名战士英姿勃发地骑着马,众马如风般掠过,留下尘土飞扬的豪迈。这着实让我体味一番“倾巢踏雪千驹放,策马扬鞭万里烟”的恢宏气势。

2026年,我六十岁。花甲之年的我,重温着马的精神图腾。当甲骨文的“马”字跃动成数字时代的代码,我们听见——公元前200年张骞西行的马蹄,正与2026年太空站的信号同频共振!从丝绸之路的驼马古道,到“一带一路”的钢铁驼队,马,始终是华夏儿女的精神图腾!

今天的马儿插上翅膀,高铁如骏马驰骋四方,航天似天马遨游苍穹!愿马年春风,带来安康与祝福,引领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书写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。

记忆中的年味

□李安东

鞭炮声里,年味渐浓。不知怎的,近来总想起从前在合成氨厂过年的那些日子。许是年纪渐长,往事便愈发清晰地浮上心头。

那时在顺昌县合成氨厂工作,工厂里的年味和别处不同:没有城里的车水马龙,没有满街的张灯结彩,也没有乡村赶集杀猪的热闹。年味,是伴着机器二十四小时不停的轰鸣声而来的——生产区永远灯火通明,春节也不停工,工人们三班倒坚守岗位。每到交接班时,人潮在厂区间流动,带着一种属于工业时代的、热气腾腾的年味。

合成氨厂是县里的国营企业,工资虽不算高,却稳定踏实。福利也好,一角钱一个大肉包,六角钱一碗葱油拌面,至今想来仍觉齿颊生香。厂里有自己的学校、医疗室、银行、食堂、电影院,甚至还有职工公园。生活区像个小社会,工人们的日子过得安稳而知足。

春节前,工会照例在操场组织写春联、送春联。书法爱好者们挥毫泼墨,为工友义务书写。多数人分不清楷隶行草,只觉得红纸黑字透着喜庆,便高高兴兴领回家去。也有些略通文墨的,背着手在旁边细细端详,品味字句间的吉祥如意。春联一贴,年的序幕便正式拉开了。

年味浓时,家家开始备年货。工厂地处城郊,春节期间店铺多歇业,因此囤年货成了家家户户的大事。门口挂满香肠、咸鱼、腌肉,屋里忙着炸丸子、煎带鱼——都是耐存放、好待客的吃食。鱼、肉、海鲜多是厂里发放的福利,从带鱼、马鲛鱼到大虾、螃蟹,一年比一年丰盛。糖果瓜子则需自己采买,大包小包提回家,心里才踏实。

工人都乐意在厂里过年,尤其是老职工。厂里福利实在:用水用气免费,电费也比市价低廉。生产过程中回收的甲烷气,通过管道输送到每家每户,二十四小时供应。煮饭、炒菜、洗澡全都靠它。过年炸麻花、做炒米糖,也都用它。

除夕夜最是温馨。下班推开家门,饭菜香扑鼻而来。桌上摆得满满当当:红烧猪蹄、自家灌的香肠、卤鸭、炸春卷、海鲜汤……父亲温一壶米酒,一杯敬岁月,一杯贺团

圆。窗外鞭炮声声,屋里灯火暖暖,那幅画面至今清晰如昨。

大年初一,厂里讲究“开门红”。生产线调整到最佳状态,产量往往能创新高。喜庆的捷报送往县里,每个职工还能领到“开门红”红包。最壮观的是放鞭炮——用五十吨吊车将长串鞭炮高高吊起,由生产厂长亲手点燃。火光四溅,爆竹震天,工人们握着红包仰头望着,脸上都是自豪的笑容。

上午是电影院里的摸彩活动。自行车、高压锅、棉被……中奖的欢天喜地,没中的也能领个百元红包。孩子们倒盼着父母别中奖——红包往往就落进了他们的口袋。下午开茶话会,大家畅谈一年收获,展望新年愿景,暖意融融。

初二游园会更是热闹。各车间在生活区组织活动:猜谜、套圈、转盘、飞镖……最受欢迎的是化机车间的“套活鸭”,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,连孩子都掏出压岁钱跃跃欲试。

过年期间,食堂也格外用心。一线工人免费就餐,白班小夜班有卤鸭猪蹄,大夜班有水饺夜宵。离家远的单身职工,除夕到初五可在生活区食堂免费用餐,菜品丰盛,随意取用——颇有如今自助餐的意味。初六起恢复粮票菜票制,但那特殊几日里敞开的温暖的,一直留在很多人记忆里。

元宵之夜,烟花将年味推向高潮。保卫科用专用小钢炮将礼花弹送上夜空,绽放时照亮整个厂区,万紫千红,绚烂夺目。附近村民纷纷赶来,操场挤得水泄不通。有人为看得更真切,甚至爬上招待所楼顶——那晚,合成氨厂的天空是最美的风景。

元宵过后,年就算过完了。机器依旧轰鸣,乌黑的煤送进去,雪白的尿素运出来,送往广阔农村,化作田野丰收的希望。合成氨厂不仅是生产单位,更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与期盼。那些年的年味,浸在每一处生活细节里。

如今回想,那不只是年的味道,更是一代人的青春,一个时代的温度。

过年

□魏常财

如今过年,仪式简了,氛围淡了,有时恍惚觉得与寻常日子并无二致。记忆里的年,却在时光深处愈发清晰——那是父母用整整一个腊月的忙碌酿成的郑重,是一家人全心全意投入的热闹。

儿时的年夜饭,是一场庄重的仪式。擦得锃亮的圆桌摆满一年里最丰盛的菜肴,佛前香烛点燃,青烟与食物香气交织成独特的年味。拜天、祭祖、敬神,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。待千响鞭炮炸开,红纸屑如花雨纷飞,团圆饭才正式开场。那时物资不丰,一碗长寿面便寄托着最朴素的愿望——面条必须完整不断,我们小心卷起,在“长命百岁”的祝福声中“啾溜”吸进嘴里,仿佛真把绵长的福寿也吞了下去。

然而,年的滋味不止于此。在我家,年味里还掺杂着墨香与书香——那是“耕读传家”刻在骨子里的印记。

记忆中,除夕守岁的场景总是特别。村里锣鼓喧天,孩子们在巷口追逐疯跑,我们兄弟几个却被父亲唤回屋里。“儿童强不睡,相守夜欢哗”,我们的“欢哗”,是昏黄灯下父亲“过年莫把书还给先生”的叮嘱。午夜鞭炮再响时,接过崭新的压岁钱压在枕下,父亲总要添一句:“守岁守的是光阴,莫辜负了好时辰。”

正月初一更不同。别家孩子满村捡哑炮,我们家却有两条规矩:一日斋食,求新年清静;晨起“开笔”,须写一篇作文——或给长辈拜年,或向恩师问安,或拟新学期计划。父亲说:“初一开笔,开的是整年的文气,读书人的本分不能忘。”

起初我们难免委屈,但年复一年,这竟成了我们家最特别的年俗。

正月走亲戚,父亲总要带上我们的“大作”。外公外婆眯着眼看,连声夸赞。说来也奇,后来我们兄弟姐妹七人,个个养成了自觉向学的习惯。如今回想,父亲哪里是逼我们写论文,他分明是借春节这个最隆重的节日,把勤学的种子悄悄埋进我们心里。蕴藏在一笔一画背后的,正是“耕读传家”最朴素的智慧。

转眼间,我从懵懂小孩长成了白发老人,过年时守着的旧习惯里,始终有那一份对笔墨书香的执念。儿子成家后,小两口过年给我们递来红包,我笑着打趣:“等你们有了孩子,初一的‘开笔’规矩,也得传下去。”

就在那年年底,小孙子降生了。阖家围坐吃年夜饭时,看着襁褓里的小家伙,给新衣、压岁钱这些寻常礼物?我忽然有了主意:要送他一份穿越岁月的精神礼物——一颗勤向学的种子。

三年后,我终于如愿送上了这份寓意深远的耕读之礼。小孙子三岁那年的春节,我将自己58岁时挑灯夜读考取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,轻轻展在他面前。这不是炫耀,而是无声的期许:愿他懂这份迟暮求学的坚持,愿“耕读传家”刻进他的生命里,愿他功向向善,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这,便是我对孙子最深沉的期望。

如今生活富足,天天都像过年。春节的面貌随时日新月异,而我始终珍视藏在岁月褶皱里、从未褪色的耕读家风,它如同深埋地下的老根,年年生发新枝,岁岁绽放繁花。

